银行算力服务进阶：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生态协同

中经记者 秦玉芳 广州报道

进入2026年以来，商业银行算力服务采购投入持续加码。其在算力服务采购、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招标项目愈加密集，多为AI算力服务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采购，项目数量、规模及参与银行范围等均远超以往。

与此同时，各家银行针对“算力贷”“Token贷”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热情也在不断提升。当前商业银行智能化升级过程中，对算力能力建设方面的投入持续加码，且关注重心正在从“IT硬件”变成“AI基础设施+智能服务”。

此外，银行对算力相关产业的资金“供给”也愈加积极，算力金融生态建设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银行机构拓展业务布局的关注重点。整体来看，银行在算力产业链中的位置正在被重新定义。

算力采购向软件与服务延伸

银行算力预算的科目正在从“IT硬件”变成“AI基础设施+智能服务”。

企业预警通统计显示，2026年1月1日—11月12日，AI算力服务设备采购、租赁以及算力平台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项目招标超过150份，涉及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等超90家，多个项目采购金额过亿元。整体来看，商业银行在算力领域的招标采购数量、规模及参与银行范围远超往年。

从招标采购的变化来看，银行算力建设的采购逻辑正在发生转变。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当前银行算力建设总体投入加速，但采购逻辑正从“买硬件”转向“买能力”。

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进一步指出，今年以来，银行算力投入的节奏从“一次性大额采购”转向“按需分批、可验证”。关注点也从GPU服务器本身，转向能支撑业务落地的整套系统。近期一些中标项目显示，GPU算力池、模型调度、知识工程和工具调用平台常被打包采购，说明“基础设施”的边界已从机房延伸到软件与服务层。

对于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汪祖刚认为，智能经济不断创新演进下，企业和个人对智能金融的需求不断旺盛，极大促进了金融机构从数字化转型迈向智能化升级的新阶段。商业银行在智能化升级过程中，买的不再是“算力”，而是“可交付的AI能力”。银行算力预算的科目正在从“IT硬件”变成“AI基础设施+智能服务”。

中国信通院预计，2026年推理算力占AI算力总负载的70.5%。这意味着，银行的算力支出从“一次性建能力”转向“持续性买服务”。



郭婵媛/制图

汪祖刚进一步表示，目前银行在规划算力预算时，采购的边界确实在外扩，而且已经落到招标文件里。模型适配（微调、蒸馏、量化、评测）、算力调度软件、知识工程、智能体编排、场景实施与运营等被商业银行视为“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

向算力服务层面的延伸，对银行机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曾刚认为，这意味着银行要有架构规划能力，能判断模型与算力是否匹配、软件是否可替换。同时，要有供应商管理能力，把集成商和模型厂商从“卖设备的”管理成“共同交付业务的”合作方，并建立绩效考核与退出机制。

在算力规划能力方面，汪祖刚表示，银行将从容量规划到负载规划、从采购成本到全生命周期TCO（总体拥有成本）、从单一集群到异构分层、从技术选型到联合规划等方面进行调整。

在供应商管理方面，银行则需从“设备供应商管理”升级为“能力供应商治理”。具体包括：验收标准从到货验收变成效果验收（准确率、时延、可用率、场景转化率）、解耦与防锁定、供应链连续性、知识产权与数据边界以及退出与接续机制等。

此外，从结构来看，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在算力布局上的差异也愈发明显。董希淼指出，大型银行单笔数亿元规模的项目增多，而部分中小银行以智能体软硬件打包采购为主。此外，算力池、调度软件、模型适配和场景实施正被纳入“基础设施”范畴，如浙商银行（601916.SH）智能体基础软硬件、兰州银行（001227.SZ）智算一体化平台，关注重点从算力规模转向利用率与Token产出效率。

曾刚认为，大型银行囤算力，是因为资金、人才和数据充足，倾向于总行级自研底座，因此对外招标较少。中小银行缺少人才与研发底座，决策链条短，又面临息差收窄和业务增长压力，更需要快速见效，因此选择外采成熟平台和垂直场景方案，单笔预算多在百万元级别，按信贷风控、营销客服等场景小批量推进。

董希淼进一步指出，驱动分化的因素包括资产体量、组织能力等。大型银行走向千卡级异构集群自建与生态输出，承担向中小机构输出算力的角色；股份制银行和头部城商行走向“本地中小集群+平台化运营”；小型银行则完全轻资产化，按场景和用量调用共享算力或第三方服务。

在曾刚看来，这种差异正在固化。“大行更多承担标准制定和平台输出，中小银行则深耕本地场景、园区和产业链。未来，两者在算力布局上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各自的能力边界也会更加清晰。”

加速算力金融生态构建

银行正在从“算力的买方”，变成算力产业链的“路由器”和“信用中介”。

从“硬件”向“软件”层面延伸的同时，银行算力能力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

某通信科技公司负责人表示，当前算力行业仍存在一定的粗放式扩张现象，部分智算中心面临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随着行业逐步成熟，竞争重点将从建设规模转向实际应用和运营效率。银行需要更加关注算力资源与自身业务需求的匹配程度，避免盲目追求规模，推动算力投入真正转化为业务价值。

从市场表现来看，当前不少商业银行在算力领域的布局重心正在发生转变。

汪祖刚表示，关注重点已从峰值性能转向算效与单位成本。过去，招标文件写的是卡数、算力峰值、显存等要求；现在，更多写的是“每百万Token成本”“推理时延P99”“集群利用率”“PUE（电源使用效率）”等指标。这说明银行已经把算力当作一条“生产线”，考核的是产出效率，而不仅仅是设备参数。

曾刚也表示，随着AI架构从“单一基座大模型”转向“大模型+轻量化小模型+边缘推理”，银行算力布局的重心亦随之变化。首先，重心从集中训练转向推理，高频、低时延的业务调用和智能体任务成为主要消耗。其次，算力从总行数据中心向分行、网点和业务前端下沉，边缘节点承担更多实时处理。再次，评价标准从峰值算力转向单位推理成本和能效。最后，小模型适配与模型调度能力变得与硬件同等重要，决定了算力资源能否被高效利用，而非仅仅被堆积。

与此同时，不少银行纷纷加强与相关产业链企业的跨界合作，优化算力资源配置，提升综合算力服务能力。

11月5日，亚新集团与南京银行（601009.SH）宣布，双方将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的新共识，将在AI安全与AI应用及算力场景等前沿领域开展创新合作与协同攻坚，共同打造金融科技融合发展的新标杆。同日，浦发银行（600000.SH）与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围绕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联合攻关与场景拓展、综合金融服务支持方面持续协同，携手服务算力产业生态上下游企业，为产业链各环节市场主体提供产业赋能与金融保障。

在强化算力能力建设的同时，商业银行也在积极构建对算力产业的资金“供给”能力。近年来，围绕算力产业链的“算力贷”“Token贷”等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在密集涌现。甚至越来越多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银行纷纷加入“算力”金融产品创新行列。

汪祖刚认为，银行正在从“算力的买方”，变成算力产业链的“路由器”和“信用中介”，方向已明确，形态仍在早期探索过程中。在这一发展趋势中，商业银行扮演着产业链中三重角色：一是算力的消费方，通过集采、租赁、共建共享获得算力；二是产业链的金融服务商；三是生态的组织者与信用中介。

曾刚也认为，银行在产业链中的角色，应从单纯的资金提供者，转向“资金、场景、数据与生态”的综合服务商，连接算力供给、模型应用和终端客户，并依托本地产业链提供额度、结算、担保等组合服务。

从市场机遇来看，曾刚表示，商业银行同时身为算力采购方和金融服务方，可以通过数据确权、政府风险补偿、保险担保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把算力活动转化为可计量、可管理的信用资产。

降低财务成本 银行优先股赎回频现

中经记者 郭建杭 北京报道

银行优化资本结构、压降融资成本的动作频繁。

近日，浦发银行（600000.SH）发布拟赎回优先股公告，拟赎回全部已发行的浦发优1、浦发优2两只优先股，合计规模300亿元，赎回日分别为2026年12月3日和2027年3月11日。

据悉，银行利用存量优先股到期赎回窗口，可在低利率环境下用低成本永续债替换高息优先股，以此对冲净息差下行压力。

2026年以来，已有光大银行（601818.SH）、平安银行（000001.SZ）、招商银行（600036.SH）、北京银行（601169.SH）、南京银行（601009.SH）、江苏银行（600919.SH）、中信银行（601998.SH）以及浦发银行8家上市银行披露优先股赎回方案，合计规模1855亿元，超过2025年全年境内银行优先股赎回规模。

加速调整资本结构

11月5日晚间，浦发银行发布《关于拟赎回优先股的公告》以及《关于赎回优先股一期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11月11日，浦发银行发布《关于赎回优先股一期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根据《关于赎回优先股一期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公告内容可知，浦发银行拟赎回全部已发行的1.5亿股浦发优1，每股面值100元，总规模150亿元。赎回价格按《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约定为票面金额，赎回日为2026年12月3日，该行将于赎回日同步支付浦发优1最后一期股息，计息期间为2025年12月3日至2026年12月2日。

回顾此前，浦发银行此次准备赎回的两款共计300亿元的优先股，分别为在2014年12月3日发行的150亿元优先股浦发优1，以及在2015年3月11日发行的150亿元优先股浦发优2。浦发银行2026年半年报显示，上述两只优先股约定的股息率分别为4.27%和3.8%。

江苏银行也拟于近期赎回优先股。江苏银行10月13日发布公告称，该行2017年11月非公开发行的2亿股优先股苏银优1拟于2026年11月30日全额赎回，规模200亿元。按2025年11月28日至2026年11月27日计息期间每股派息3.86元计算，江苏银行需支付本金200亿元、股息约7.72亿元，合计约207.72亿元。

中信银行则于近日完成优先股赎回。11月3日，中信银行发布公告称，2026年10月26日完成对境内优先股中信优1的全部赎回，合计3.5亿股，赎回总规模350亿元。

上述银行优先股的赎回原因皆为降低财务成本，调整资本补充结构。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认为，银行赎回高息优先股，本质是在低利率环境下开展资本成本管理。早期发行的优先股票面股息率普遍在5%以上，经过重定价后仍维持在4%上下，而当前新发永续债利率已降至2%附近。两类工具均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继续持有存量高息优先股，意味着持续承担可节省的固定股息支出。另外，大量优先股发行满五年，陆续进入首个可赎回窗口期，为银行开展资本工具置换创造了条件。

银行方面也在加速调整资本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江苏银行在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公开表示，江苏银行将统筹考虑利润增长、资本消耗及股东回报，结合自身经营态势合理制定资本中长期规划，统筹平衡规模、效益、效率和质量，确保各项资本指标处于合规区间。未来将统筹做好资本“开源节流”工作，在提升全行盈利能力、增强资本内生积累的同时，持续做好资本精细化管理工作，并密切关注政策导向、相关监管规定及同业动向。

宁波银行（002142.SZ）在2025年11月6日发布的优先股赎回公告中明确表示：“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全部赎回‘宁行优02’。”

业内预计，银行存量优先股赎回的操作将持续。

兴业研究金融研究部近日发布的研报指出，境内银行的存量优先股规模在2019年达到8391.5亿元的峰值，至2026年9月末已降至5448.5亿元，较峰值已缩水逾四成。在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前提下，赎回高成本优先股、置换低成本的资本工具，是银行兼顾经营效益的理性财务决策。从影响来看，此次优先股赎回操作或有利于银行降低支出水平、夯实盈利根基，但也是对市场高收益资产的“减法”。未来，存量优先股或继续沿逐步减少轨道演进。华源证券预估，2026年全年银行优先股赎回规模为1500亿元—2000亿元。

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总监李倩认为：“优先股未来两年仍将处于赎回高峰期，剩余存量五大行合计占比超八成，后续赎回仍将呈现‘大行主导、逐年滚动’的节奏。每一笔优先股进入可赎回窗口且永续债发行窗口合适时，置换就会发生，本质上是在资本工具层面的持续优化，而非存量的一次性出清。”

节约成本 增厚盈利

优先股密集赎回的背后，并不代表银行资本补充压力消失，行业资本补充需求仍将长期客观存在。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2026年二季度末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不含外国银行分行）资本充足率为15.26%、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1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2%。全行业资本底盘虽厚，但对部分资本充足率低于均值的城商行、农商行、股份行来说，外源资本补充需求仍在。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可通过优先股和永续债补充“其他一级资本”，未来在优先股赎回之后，永续债凭借发行快、审批简、持有人无表决权、利息可税前扣除等优势接续优先股补充其他一级资本。

在此背景下，2026年永续债发行与优先股赎回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商业银行已发行52只永续债，合计发行规模达786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2%。

目前，优先股赎回与新发永续债的票面利率之间究竟有多大的成本差？李倩表示：“存量优先股票面股息率经重置后普遍仍在3%—4%区间，部分固定溢价较高的品种在3.6%以上；而2026年新发银行永续债票面利率已降至2%附近，部分大型银行甚至进入‘1时代’。综合来看，单笔置换的年化成本节约大致在150—200BP，对盈利的增厚效应直接且可量化。”

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欣认为，存续的优先股票面股息率普遍在3%以上，有的超过4%。而2026年前三季度上市银行新发永续债的平均利率在1.9%左右。

展望未来，当前新发永续债利率降至2%附近，未来该利率水平能否长期保持这一水平？如果永续债利率出现变化，是否会影响银行优先股赎回节奏？对此，李倩指出：“当前，大型银行二永债利率基本低于2%，主要系低利率环境与大型银行信用利差压缩的共同作用。目前货币环境保持相对宽松、机构配置需求不减弱，短期低利率窗口仍可延续，但长期仍取决于货币政策、债市利率与供需关系。若资金面收敛、永续债利率回升，优先股与永续债的成本差将随之收窄，部分利差较薄的品种赎回紧迫性下降，置换节奏可能放缓。”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可通过永续债替换高息优先股，银行内源资本补充能力仍是其最核心的资本补充方式。

华源证券的观点认为，资本补充需求并未随本轮赎回操作而消退，后续资本补充预计将以“赎旧发新”为主线。息差收窄持续削弱银行依靠利润留存的内源资本补充能力，信贷投放、风险资产消耗以及附加资本监管要求，使资本占用具备刚性，赎回省下的票息仍要服务于资本约束下的业务扩张。